老客户的第三部约稿，很久以前写的。如有降智环节还请海涵。  
————————————————8 v8 `8 t  P7 E0 z% c  
  
飞机落地的轰鸣声在我耳边回荡，坐在我身边的梅花三已经从浅层睡眠里挣脱出来。因为我俩工作的特殊性，必须保证在出外勤时两个人有一个人处于清醒状态。当我还在幻想回唐公馆再享受一次梅花三的“手艺”时，她却告诉我组织传来来新的消息，需要我去下应研究院一趟。无奈更改了出行地址，我和梅花三坐上了组织派来的平平无奇的黑色大众，幻想着研究院又捣鼓出了什么新花样让我试用。: d' S- T+ i\* {( `  e$ q9 t  
　　说实话，除非研究院已经捣鼓出了玄幻小说里的那种人皮衣，不然我自认为在我的身材范围内，应该没人能看透我的伪装。“希望这次研究院能给我带来些有意思的成果。”  
　　研究院坐落在一条很冷清的街道上，两边是高档小区延伸出来的围墙，如果不注意看的话，这扇黑色的大门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其中一个小区的侧门也说不定。只有大门上边的蓝色门牌昭示着这是一间独立的门房，门口没有保安，但是有类似于打卡机一样的装置，不过扫描的不是脸部，而是虹膜。; l) d+ t2 O4 ^: C- Q/ V  
　　我和梅花三过了虹膜扫描之后，纯黑色的大门无声地往外开启了可供两人入内的空隙。轻车熟路地往前过了安检之后，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研究院的行政秘书，不过我和他不熟就是了。没有过多交流他就很自觉地在前面带路，不一会就到了13号实验室的门口。“夏教授就在里面等你，等你们实验完成，我会送你们出去的。”' ~9 i; M9 G. S4 @: o  
　　我点点头，和梅花三一起进了门。门内是很有未来感的实验室，一旁的工作台边站的就是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方片A（组织内负责出外勤的是梅花，内部技术支持的是方片）。方片A是一位看上去约莫30来岁的年轻女性，穿着科研人员常见的白大褂，鼻上架着一幅淡黄色的眼睛，可能是有特殊的眼疾。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她手中拿着的一罐类似于定妆喷雾的东西——先前被我用来连接面具和假体之间缝隙的仿真皮肤喷雾就是这个罐子的同款，我很好奇这次它又有了什么新功能。  
　　和方片A简单交流后得知，这次的喷雾加入了纳米机器人，其作用已经不再是当遮瑕的粘合剂那么简单。将它喷涂满全身之后，它可以吸入空气来大幅度地改变我的形体，虽然身高不会有明显改变，但是变成表面上的壮汉或者身材傲人的卡戴珊，只不过一两分钟的事 ，简而言之，有了它，我可以扮演超出我身材范围的人了。( a% p7 ]\* o6 u4 Y) A1 c( m  
　　方片A在我的小臂上均匀地喷了一圈这种淡黄色的喷雾，我本以为它会有那种类似于液体丝袜的触感，但是实际上要更轻薄无感。接着方片A通过手机程序操控我小臂上的纳米机器人，让那一块喷上去的皮肤不断吸入空气，很快我的手臂上就多了一圈类似于肿瘤的东西。随后方片A又在我的胸部和肚子上做了实验，不论是健美运动员的胸肌还是女性的乳房，还是那些大腹便便的高官的啤酒肚，我都能轻松把控。# `! C% H6 f& o' z; h& P2 y3 D+ m  
　　更让我惊喜的是，它可以弥补我戴上面具之后脸部的破绽。曾经我的面具在眼眶处还是存在被识破的风险，毕竟手动化妆粘合在眼角等细微之处肯定无法做到完全还原，如果真有人试图从我的眼睛处挑开我的面具我是一定会暴露的。但是机器人却可以帮助我真正和脸上的面具“合为一体”，甚至在紧要关头让我成为另一个人，我很难不承认这次研究院的成果惊艳到了我。+ G0 D2 Y# c- K$ ]! \  
     “怎么样，这款BRS-2（Body Repair System）可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更新成功的，比一代成果要强出了不知道多少倍呢。不过机器人的活性只有三个小时，时间过了之后就会彻底定型，所以下一个任务开始前，你一定要好好熟悉新装备，明白吗？”" g% b4 G7 a: a6 O  
　　虽然机器人只能维持三个小时，但身为变装大师的我毫无疑问已经看出了新装备的无限潜力。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回去休息，从方片A那里拿了四罐BRS之后，我和梅花三回到了唐公馆彻底放松了一次才沉沉睡去。虽然出外勤变装成不同的美女并且享受全新的躯体让我的身体很满足，但是我的精神始终是紧绷的，之后真正回到自己的基地我才能放下心来好好休息。  
　　2 J# y. W, G1 r) X9 U- W: K+ ]  G$ B% y  
第二章  
　  “梅花三，帮我计一下这次换装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我回国的第四天，休息够了的我自然开始探究BRS的各种用法。因为有了这身层特殊的“皮肤”，那种人造皮肤打印的仿真大连体自然不再是刚需。只要用扫描仪扫出目标人物的身体数据，纳米机器人自然会把我的第二层皮肤调整成那个人的模样，所以此刻我身上只穿了新制作的假阴和义乳，然后把头以下的部位喷满了皮肤喷雾（我更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它），最后在手机上按下了控制机器人运作的确定键。2 ]/ }) F) V3 l- N8 c  
　　因为在研究院里方块A只向我展示了皮肤喷雾的“膨胀”的性能，所以我自己使用时肯定要试试它“收缩”的能力。6 C" p( a1 k/ @6 V# n# }  
　　按下确定键后，我就感觉到自己身上传来了一阵又一阵向内的压缩感，除了胸部。按照我的设定，30秒后我就会拥有16岁女性的完美身材，而这罐皮肤喷雾确实也做到了——不需要人造皮肤和胯部填充，也没有紧身束腰的那种过分压迫感，仿佛之前我只是穿了一件稍紧的衣服，而且这种略微的不适感对我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镜子里的我已经有了初步发育的白嫩乳房和稀疏的阴毛，臀部和腰部的曲线算不上夸张，但是依旧显现出了诱人的弧度。笔直的双腿和雪白的嫩足若是单独拍下放到网上，怕不是有一堆人对着它们做手艺活，可惜，这具美妙的身躯现在还顶着男人的头颅。  
　　女身男头这种事对我和梅花三来说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所以一会之后我让机器人将我的身体恢复原状，然后再一次收缩，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换装。) H; Y9 v3 z' W  
　　日常练习变装+休息的日子过的很快，不久之后，新的可选任务就被派发下来。可选任务的难度都很高，而且通常都会带上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蓝头的文件代表美国，如果确认就代表任务开始，华国留在美国的一切力量都会在暗处尽力协助我们工作，直至任务成功（或者我俩死亡）。\* x( T9 w% L( z/ }& i( {  
　　“就这个吧，”我指着这个文件对梅花三说到：“美国那里我们也算轻车熟路了，这次卷进政治斗争，怕不是哪个参议院的大佬会被做掉哦。”  
　　“无所谓，我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就见血了，都是小场面。”梅花三淡淡地说到。2 s" q4 P2 L( O/ V& G( ^4 l) u  
　　“拜托，那是你伪装功夫还没到位，不然没人会死的，顶多…就是有点脑震荡罢了。准备一下吧，看下任务的具体情况，今晚就可以出发！”  
　　点击接下任务，蓝头文件解密之后，我和梅花三也了解到了这次任务的详细情况：大致意思是想办法阻止特朗普继续带着反对者为自己的大选造势，帮助拜登连任。$ S/ H9 p+ a  @3 ~  
　　“特朗普不是把美国搞的一团糟吗，怎么会要求把他搞倒？”梅花三凑过来问道。1 S0 B& i! i$ ]% \' \2 w/ G  
　　“所以说你是一点都不懂哦。”我轻轻给梅花三额头上来了一下：“特朗普虽然发言什么的一团糟，但是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和代工企业压力过大，再加上贸易壁垒和关键技术的封锁，导致他在任期间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烂中挑好的话，还是让拜登上任吧。”  
　　“好吧好吧，你继续想你的锦囊妙计吧，我去收拾行李了。”梅花三对政治的东西不太关心，我没说几句她就离开收拾东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任务文件里给出的可利用对象——他们有些是政治立场不坚定者，可能可以为利用金钱攻势解决；有些则是特朗普一方亲近的人，包括工作方面和生活方面，也就是我主要寻找的目标。; u9 \3 F/ ~  A+ h  W; q: \+ Z- S  
　　文件附录里携带的资料很齐全，一直到晚上航班要到点了我都没有看完。主要是我想要找一个足够安全而且方便行动的身份，能够兼顾这两点的人确实不多，最后没有想好变装人选的我分别和梅花三上了飞机。她睡觉，我继续看资料顺便倒时差，这样落地之后立刻可以和自己人对接开始行动。  
　　我的运气很不错，因为有了皮肤喷雾的帮助，我可以易容成正常人觉得很难伪装的那种角色。而我的资料表的最末端，恰巧就有这样一个人选：坚定的特朗普支持派的参议员杰克顿-马修的二女儿，杰克顿-薇娜。16岁，标准的年轻女孩身材，而且因为父亲忙于政务，对她处于没空管但是一定给够零花钱的状态。最重要的是，她的父亲马修如今正处于官职的上升期，下一届选举很有可能拿下因为党争空出来的参议员位置，所以有资格进入特朗普的核心政治区唐顿庄园——那他带着自己什么都不懂的二女儿来见见世面，和特朗普家的小辈们交流一下感情，应该很正常吧！9 a\* M  j% b: O  G  
　　　（3）  
　　华国在美国的基础布置很完善，我和梅花三落地之后就很快根据我的要求租到了两套房子，一处位于薇娜的学校附近，还有一处则是她的家，我和梅花三分别监视了解她的生活习惯，并寻找机会进行身份的转变。1 z2 ~! z) h+ N, [  
　　薇娜所在的学校是标准的贵族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与常春藤高校对接，校园也是学着大学的样子搞成无围栏的形式，为我混入其中创造了很多机会：我可以是卖冰淇淋的小摊贩，也可以是进来采风的画家，有时也是将足球一不小心踢到学校里的初中生。总之，我始终能够与她在不经意之间相遇，甚至还能与她聊上几句话，这也让我更好地了解到了这个未来注定在美国精英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孩子——除开她的父辈光环，实际上薇娜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白人女孩，阳光自信，遗传自母亲的美貌让她总是能成为社交的核心，成绩优异的同时还是校拉拉队的队员。  
　　不过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烦心事。她父亲的老对头莫迪家族的子女们总是给她添堵，而且仗着家族人多（莫迪家的三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始终有恃无恐。不管哪国的霸凌，对于受害者来说都是不好受的，虽然那些人不会做的很过火，但是足够让薇娜过的不够舒心了。, W! a1 }; b8 k9 ]  
　　这个重要情报也给了我可乘之机，找机会代替薇娜不难，难的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借口去唐顿庄园度假。莫迪家的三个小屁孩导致薇娜有抑郁倾向，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简直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了。  
　　制定完计划之后就是耐心等待合适的机会了。校医蓝森娜被我和梅花三在某一天夜里直接打晕带走，因为这个长的略有些尖酸刻薄的女人居然在校内偷偷贩卖毒品给高年级学生，等我取代薇娜之后她的后半生应该只会在牢里度过了。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薇娜遭受霸凌时挺身而出，然后领她去医务室里拿走她的身份。至于真正的薇娜会怎么样？一种短时间的低功耗休眠技术和醒来后的心理暗示会让她对我们灌输进她记忆里的一切深信不疑，专业的团队就是那么自信！7 O/ O' O; h2 ]- F8 h/ s  
　　说实话，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全天了解一个人的话，用不了很长时间你就能和她创造各种“恰巧”的偶遇，更何况薇娜现在还是个学生，生活的路线基本上固定，不消三四天，连莫迪家那几个小孩子大概会在哪里恶心薇娜我都能猜到——关键是蓝森娜需要有出现在那个地点的合理动机。从某地路过和在某处大张旗鼓地带一个人回去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算难找。9 i+ s! h6 p1 \_: i; B$ {  
　　正式晌午十分，用“最近没有稳定货源”的理由应付掉来买“糖豆”的高年级学生之后，我按着蓝森娜校医的习惯走向食堂。这所高中引入了外来商家竞争，汉堡王和赛百味紧挨在一块，边上还有麦当劳和熊猫餐厅，午休时间说的上是人声鼎沸。我点了一份和蓝森娜的手机消费记录里一样的快餐，一边吃一边等着薇娜出现。随后熟悉的一幕就出现了：莫迪家年纪最小的女孩直接插了薇娜的队，随后他的两个哥哥再走到前面，忍无可忍的薇娜试图上前推开自己身前的那个烦人的小婊子，却被他的两个哥哥顶到了地上，随后便是标准的美式谩骂+嘲笑，意识到自己在人前丢脸的薇娜于是不管不顾地上前和那个小婊子扭打在一块，很快又被她的两个哥哥推搡开……这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出场了。  
　　“都住手！你们几个在干嘛！”蓝森娜尖锐的嗓音和刻薄的脸蛋确实很有压制力，起码四个人很快就安安分分地低头站在我的面前。+ H% B) Z2 w2 M( ~# o  
% o) d/ i6 u0 u\* p  
　　“蓝森娜医师，是她先……”莫迪家年纪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先开口了，但是我不是很想费这个口舌功夫。  
　　“哦豁，小伙子们，你是想要我去查监控，然后看你们再丢脸一次吗？”听到我这么说，那个男生嘴巴不甘心的瘪了瘪，最后还是继续低头看脚背去了。  
　　“至于你，”我转头看向依然有些怒气的薇娜：“这位小姐，你的手擦伤了，先来我的医务室搽一下碘酒。这是命令。”  
　　显然这种温和但是略带着命令性质的话对学生来说足矣，薇娜并没有多想就乖乖和我去了医务室，余下的那三个小屁孩见我走了之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  
　　（4）( J$ ~, z9 ]6 v0 y& {2 p  
　   “先喝杯水吧。”我去饮水机处给薇娜倒了一杯温水，只不过加了点助眠的成分，只需稍稍抿上一口，困意就会迅速涌上来。  
　　果不其然，等我给薇娜上完药，她已经困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我像哄小动物一样从她的后脑勺摸到后颈，轻微的鼾声就从她的鼻子里冒了出来。  
　　随后我将校医室的门牌翻转，贴上紧急情况拨打另一位轮换校医电话的标签，变装作战正式开始！  
　　没花太多力气我就将薇娜搬到医务室的床上，手腕上佩戴的扫描仪射出一条红色的光线，从薇娜的头顶开始呈扇形转到她的脚尖，来回一次之后我再把薇娜的背部朝上进行第二次扫描。扫描的过程和我身上身材的调整是同步的（因为校医的上班时间比较迟，我早上在身上喷的皮肤喷雾活性还没有消失），如果有人就站在我身边的话，应该会发现我的身体变化似慢实快，那是因为虽然身体每一处的调整都不大，但是只需一小会，这些小小的变化就足以让我从年近40的女校医变成16岁的青春少女。  
　　脸部的变化是最精细的，所以我只是取消的面部皮肤喷雾关于蓝森娜特征的改变，然后根据扫描结果把打底的一层皮肤改变成贴合薇娜脸部形状的样子即可。随后我从自己随身的包包里取出伪装成面膜的薇娜面具，这个面具来自于上千张薇娜脸部高精度写真照片。从我开始变装走入校园与她制造各种偶遇时，我身上带着的微型摄像头就已经开始忠实地记录关于她的一切了。这些照片和视频帮助我了解薇娜的生活习惯，也让我制作出了有史以来仿真度最高的面具薇娜。这张脸的优势就是真和薄，薄到沾到我的脸上之后我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所谓胶水粘在脸上带来的那种牵连感完全不存在；要是有人用力打我一巴掌，我皮肤低下渗出的血丝立马就会表现在面具上。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眼眶部分是向内凹进去的，再完美的面具也做不到兼顾，所以佩戴好第二层薇娜面具之后，我在接缝处又喷了一次皮肤喷雾，纳米机器人会帮助我衔接最容易露馅的眼部细节，我再也不需要费心费力用那些价比黄金的顶级特效化妆道具来掩饰变装的漏洞。  
　　最后，蓝森娜的假发被我扯下，放进了薇娜的单肩包里，露出了我用假皮完全覆盖的光头。和薇娜一样发型的用真发制成的假发被我迅速套在头上，同样的用皮肤喷雾进行衔接。; c' W0 K\* u$ N4 B1 ^  
　　这一切在现实中只过了两三分钟，这都得益于我在执行任务前疯狂的变装练习，还有皮肤喷雾带来的巨大操作突破。此时，校医务室里那还有蓝森娜的影子，只有赤裸的假薇娜和穿着衣服的真薇娜而已。如果硬要说我俩之间在外表上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能是小穴了。毕竟我特制的假阴还是无法像自己的皮肤一样用皮肤喷雾完全改变成薇娜的样子的（起码短时间内我做不到），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世界上应该没人会因为薇娜的阴部有些微的区别就怀疑她是别人假扮的，她才16岁！  
　　我把薇娜身上的衣服轻柔而迅速地脱了下来，眼前年轻女孩的酮体对我这个老司机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穿上她的衣服并且成为她却让我非常兴奋。我能感受到自己的阳具在假阴内开始充血，但是受迫于特定位置柔和的挤压无法完全勃起，只能象征性地流出一点前列腺液表示抗议。  
　　黑色亮片发夹，Jaway的衬衫和修身牛仔裤，加上好像是某潮牌的厚底铆钉松糕鞋，进入状态的我已经开始逐步把自己当成薇娜了。给自己的手肘贴上创口贴，搭上单肩包，再把床上的真薇娜用杯子盖住，我打开校医室的门施施然走了出去——梅花三会想办法让她做一个很长的美梦，而我则会改变她父辈的未来。3 I, e' d5 M! X9 W  s  
　　（5）/ g$ \_; D, o7 o( C) d9 R7 \_% \_  
　　对于已经预定藤校的薇娜来说，她所在的高中只是一个跳板，她的社交社交成绩远远比学术成绩重要。人脉就是力量，她的父辈留下来的和她自己成长过程中累积的人脉是杰克顿家族能够长盛不衰，财富持续流动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这些信条和刚刚被欺负的薇娜无关。我从校医务室走回班级时，自然有小圈子里的人来嘘寒问暖，不过在我摆出一张臭脸应付了几句之后，那些善于察言观色的狗腿子们自然作鸟兽散了。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板着脸拖到了放学，校内的停车场里一角就停着管家提前开来的车。像薇娜这样处于美国上层政治阶级的家庭，通常会将自己的家安置在郊外，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发展让他们不再渴望在地理意义上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优美的环境，还有庄园和酒窖更是家族财富和权力的体现。  
　　一路无话，约莫半个钟头以后我回到了杰克顿庄园。为了维持家族凝聚力，薇娜的父亲每周都会花时间和自己的子女聚一聚，地点就在杰克顿庄园。“我”的姐姐在别的州读大学，所以这种固定的聚会，现在实际参与者只有杰克顿一家三口。餐前祷告完毕之后，马修照例询问自己妻子和女儿的日常生活情况。薇娜的母亲杰克顿-戴蒙森-依兰和马修分享了自己跟其他几个家族的太太一块去做慈善义卖的事情，而问到薇娜时，通常她都会回答：“不，没什么好说的，”或者是“学校里出了读书就是啦啦队训练，我还是更喜欢去外边玩玩。”而这时候马修则会顺理成章地在周末带着薇娜去马术场或者其他地方玩，如果他有空的话。  
　　但是今天，既然由我来扮演薇娜，那么自然要帮这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可怜女孩找回公道了——家里有关系不用，是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在小时候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就像上学的时候家里有自行车却非得走过去一样让人觉得浪费时间。  
　　我摆出一幅受了委屈但是非常犹豫的样子看着“我”的父亲，然后我就看见马修和依兰夫妻二人大惊失色的样子，可能是薇娜平时表现的太阳光向上了？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女儿也会遇到烦心事，而今天薇娜表露的困扰实际上也让马修意识到她仅仅只有16岁，依然处于没法独自解决所有困难的年龄（虽然是在我的帮助下意识到的）。不管怎么样，“我”今晚的扮演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出乎意料的成功，在我用极为婉转的语气表达了对莫迪家的几个小家伙的不满之后，马修已经差不多把他们当成了潜在的强奸犯来看待，天可怜见，薇娜的父亲居然还是个潜在的女儿控？  
　　最后，心疼的不住地擦眼泪的马修夫人替我说出了我最想说出的话：“马修，我觉得小薇娜应该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可不觉得再让莫迪家的几个小杂种见到我家心肝儿是件好事。”  
　　马修顿了顿，随后点头说道：“好吧，依兰，你替我给薇娜的班主任请个短假吧，我想想有什么地方适合薇娜放松心情。”  
　　“你可别随便找个地方就完事，然后抛下小薇娜又去搞什么总统竞选。就当做是咱们三个出去度假如何？”依兰叉腰瞪着马修：“你都好久没长时间陪过咱们娘俩了。”  
　　“哦宝贝儿，这我可没法做到一直跟着你们，不过我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去处，只是需要先打上一通电话，”马修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按了按我的头：“你们肯定都会满意的。”8 w3 v; e' M' N- x/ G  
　　听到这里我基本上已经心下大定，以马修的人际关系，要打电话才能去度假的地方也只有唐纳德-特朗普的唐顿庄园了。于是我低头开始嗯造自己餐盘里的西兰花和炸薯饼，救命，哪怕是这种家庭也做不出更精致的食物吗！1 F/ M7 \\* u8 \; m) x1 I; \_  
　　吃完饭我就回自己房间休息去了，“我”的妈妈倒是想和我一块多聊聊，但是我还是以自己更需要睡一觉的理由回绝了她。马上就可以去唐顿庄园了，我可不想在关键的节骨眼出了差错。更何况晚上我确实有不少事情要干，毕竟这一次要潜伏进去的是前总统的家族庄园，还是多做准备为妙。  
　　（6）# R; X7 r# z) @2 j  
　　虽然不知道唐顿庄园的安保质量如何，但是不愿出任何差错的我还是为此做足了准备。如果换做以前的我，可能要考虑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拓印薇娜的指纹和掌纹，并在指检时用特殊的手法操作才能蒙混过关；但是今非昔比，皮肤喷雾可以改变我的指纹和掌纹，除非给我做x光检查，不然我觉得自己真的很难露出什么破绽。! d1 E) R) |6 F: M. ^  
　　然后我又将皮肤喷雾的在胸口处吸入的空气泄掉，贴入高仿真的义乳之后再用皮肤喷雾封上。毕竟薇娜才16岁，她的胸部大小确实没有夺人眼球之处，高仿义乳的手感会比空气填充的要好很多。  
　　变装的耗材很轻薄，直接扔进马桶里冲掉就行。可惜别的道具应该是没法带进庄园的，我整理了一下薇娜的书包，最后留下了一些化妆用品和一罐皮肤喷雾。这罐喷雾可以当画画的颜料搪塞过去，于是我又往书包里塞了一本速写本之后就睡下了。/ P2 L6 C( Q/ R' \_) {1 `  ~3 t$ u  
　　时间一晃就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我已经坐上了去往唐顿庄园的车。“我”父亲马修驾驶的黑色特斯拉平稳飞驰在公路上，但我却提心吊胆的，毕竟特斯拉在华国可是名声在外的问题车啊！我双臂紧抱着包包的模样被坐在一旁的依兰误以为这是被霸凌后没有安全感的表现，所以让我直接把头放在她的大腿上休息。心里暗暗对真薇娜说了一声抱歉，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躺了下去，毕竟我要是再拒绝下去的话，本来就有些心慌的依兰说不定马上就会要求马修调转车头，去学校把莫迪家的小崽子拎出来挨个吃大逼兜子。  P3 ^2 Q& [# L. V+ k6 e  
　　约莫一个多小时之后，特朗普的大本营唐顿庄园就已经近在眼前了。特朗普本人没有来迎接我们，估摸着是忙着号召他的maga粉丝去了。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他的管家以及一队保安，管家和马修说了简单的客套话之后便让保安分别检查我们三人的全身以及行李。那个保安让我现场演示了一下我带来的那罐“颜料”的用处之后便草草放行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放进了一个顶级的伪装大师。% y+ ~  i" \_: z- Z  
　　唐顿庄园实际上是由野生林场、草地、人工湖和高尔夫球场等等大片的空旷地带组成的，核心居住区都位于人工湖旁边。我们马修一家住在核心居住区的边缘，和特朗普本人居住的那顶排墅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后续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摸清楚特朗普本人办公的房间和他可能存放文件的地方。至于梅花三，她也有自己的方法潜伏进庄园，只不过可能更加“暴力”一些。, j3 M! j; r\* ~; c' O2 \_8 D  
　　白天“我”的父亲马修难得腾出了时间，亲自带我和依兰走完了大半个庄园，越接近核心区域，执勤的岗哨和监视器就越多，充分体现了大企业家特朗普的雄厚财力。心里大概对唐顿庄园的安保有数之后我也是久违地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让马修和依兰都松了一口气。其后的两天马修又和特朗普商讨竞选的事情去了，我和依兰体验了高尔夫和在人工湖上划船，倒也过的悠闲。  
　　我需要一个契机能够进入核心区域，因为我至今都无法了解特朗普生活的那一栋叠排里边究竟是个怎样的设计——我觉得是时候主动出击了。所以第三天晚上和马修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主动开口问道：“爸爸，你觉得女生也能当总统吗？”1 M; V) {% [& o. Z$ ~  
　　实际上女性从未当选过美国总统，但是身为女儿控的马修肯定不会扫了自家女儿的兴：“当然可以，当初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差一点走上了总统位置，我可不觉得我家薇娜会比她差。”. b( n1 X0 O( X' x5 i/ T  
　　“那总统都会干些什么呢？我看他们总是出国外交，或者签署各种文件。”! X, G6 a\* p4 E  
　　“不，女儿，这只是总统工作的一小部分，如果你想具体知道些什么的话，你的特朗普叔叔可能会很乐意告诉你。”3 L2 W4 w. L9 ]  
　　“真的吗？”我努力让我的语气听起来更加兴奋一些。  
　　“后天晚上你的特朗普叔叔会举办一场社交性质的晚宴，本来宴会只允许两人参加，但是我想他肯定不会忍心我们家可爱的小薇娜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吃炸薯条和西兰花的，对吧？”马修看起来心情很不错，看来他在特朗普那里收获颇丰。\* j' }5 O1 q  ?% ]0 F3 O  
　　“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我觉得可爱这种词已经不再适合我啦！”我朝他露出了一个久违的笑容，让他微醺的脸蛋看起来更红了。  
　　“好吧好吧，我的甜心二号，不过sexy这个词暂时还是独属于你妈妈的，明白吗？”他朝我眨了眨眼，而依兰则是稍微有些脸红，佯做生气地说到：“马修，你喝醉了！”　: \+ j) a4 L\* U) ~2 S  
　　……3 d+ `8 a3 P# \6 c6 L& Q( I  
　 （7）- ^\* j7 N( i. u7 {, V5 |( C  
　　时间一晃就到了特朗普晚宴的那天，跟在马修身后的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进庄园最核心的位置。进入正门之后整间房子的布局就已经一览无遗，三层的复式结构，一到二层由左右两侧的老式旋转楼梯连接，第二层中间部分镂空正对门口，第三层的进入方法不确定，可能有单独的电梯通道。  
　　大厅已经被暂时改造成宴会厅的模样，但是规模不算大。穿着侍应生服装的保安（他应该算是那群保安里看起来最不强壮的）把我们一家领到属于我们的桌位上，马修让依兰把包包先放下，然后领着我们去了大厅另一侧的电梯口。然后他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了一根特殊的金属卡，进入轿厢之后将其插入了感应区的侧方。随后轿厢内就响起了特朗普的声音：“马修，我还在三楼，你可以先去二楼的会客厅等我，我给你的夫人还有女儿都准备了点小礼物。”  
　　我和依兰都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惊喜的表情，在电梯到达二楼之后，三人一起步入了标着会客室名字房间。内部的陈设总让我想起新闻上那些首脑们见面会谈的会客厅，两座仅能容下一人的沙发略微斜向中间靠拢，夹着一个0 m' Y\* c3 X% ^1 I: k  
小茶几，正对着房间门口。这两个座位自然是特朗普和马修的，我和依兰则坐在靠下的位置上。  
　　我们前脚刚进会客室，特朗普就跟了进来，手上提着两个小袋子。我们三人便又站起来迎了上去，马修很热情的向特朗普介绍了依兰和我，随后又跟了几句没有营养的寒暄。特朗普今天的打扮和我在新闻上看到的基本上没有区别，宽大但是笔挺的西装遮盖较为肥胖的身材，脸上化了很隐蔽的淡妆遮掩老态，但是精神很好。当话题转到我身上时，恰到好处的拘谨和兴奋被我演绎地惟妙惟肖，看得出来特朗普同样很满意我的表现。最后马修提到了“我”想当总统的事，这个前总统便收齐了脸上的笑意，一脸严肃地说到：“当年美国所有上层精英都没有想到希拉里和奥巴马的选举会以希拉里的失败告终，她身后可是汇集了政坛70%以上的政治力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0 J6 i0 ?6 k\* P  
　　我摆出一副好奇的样子看向特朗普，表示自己不知道。$ r\* I5 [\* W$ C$ F  
　　他用很沉重的口气说到：“美国人民宁可要一个黑人总统，也没有做好迎接女性总统的打算。如果当总统是你的梦想的话，你要面临的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甚至可能来自于我。”+ L" x  P4 Y3 {% u  
　　我的脸色马上变得惊讶，继而有些失望，但是我还是得表现出威娜应有的性格：“我还年轻，我想试试，我觉得未来绝对会比现在更好。”' p& z! B\* L  M\* m. c  
　　看到我坚定的眼神，特朗普眼神突然就温柔了下来：“你和我大女儿很像。听闻马修的夫人和她的小女儿也要来参加晚宴，她坚持要送你们点小礼物，尤其是威娜，你的礼物可是有着特殊的含义。”" N, z/ E: s: V& s% \_! |( o3 P. v! `  
　　特朗普直接将他放在茶几上的两个小袋子拆了开来，里边装的是两个首饰盒。依兰的那个盒子里嵌着一枚镶金的百合胸针，而我的则是一枚银色的、由玫瑰和剑组成的挂坠。我们二人都表达了对礼物的喜爱和特朗普大女儿的感谢，而特朗普也向我解释起了这枚挂坠的来历：“这是我的女儿打算成立伊万卡珠宝之前设计的挂坠，算是她的第一件正式作品，玫瑰代表忠诚和爱，剑则代表守护。现在看起来，你有资格带上这枚吊坠。”/ i% n9 ^7 L! v  V  
　　不管特朗普暗示了我什么，我现在的身份总归只是个16岁的高中生罢了，所以我礼貌地表达感谢之后便隐晦的表示自己想上卫生间，乘机离开了会客室。我不是威娜，特朗普哪怕是对着我托孤我也不会有多少心理波动。我出门之后按着卫生间的方向慢悠悠地走过去，实际上已经把二楼一侧的布局和监控点位看了个遍。等我上完卫生间回来，恰好正赶上相谈甚欢的三人一块下楼。  
　　（8）3 i6 g' N2 c1 |' L$ l  
　　社交性的晚宴气氛很好，而且上的菜口味也很不错，让我过度操劳的大脑好好放松了一番。吃完晚饭之后，不同社交圈子里的人聚在一块开始聊天，就连特朗普也不例外。不过年轻的女孩总是有额外的特权，我和马修说想去庭院散一会步，他想也没想便同意了。  
　　随后我又和特朗普“叔叔”打了一声招呼表示离开，看的出来他很满意我对他的称呼，让我随便逛逛的同时还嘱咐我明天可以和马修一块和他吃个午饭。和他聊天的不知名企业的高管用一种极其讶异的眼神看向我，但我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出了客厅。微凉的夜风吹的我心情很好，远离城市污染的庄园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住的农村，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天上的星星却是一样明亮。我踱着步围着庄园的核心区域转了一圈，16岁少女的外表给了我很大的便利，没有人会想到我在各处东瞄西看是为了“踩点”。6 v: k; a" Z- x1 l7 K) \  
　　把暗桩和监控细细看了一遍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大厅，此时正是一幅宾主尽欢的景象。那些商界大亨和政治精英们们酒足饭饱，各自互通有无，在口头上决定了一台巨大的国家机器可能走向的未来。我走回依兰身边当回了我的乖宝宝，从她的包里拿出了我的那个吊坠细细端详起来。大厅的灯光很明亮，细看可以发现这枚银质挂坠被保养的很好，即便是玫瑰花瓣翘出来导致存在内部镂空的结构，也没有出现氧化发黑的情况。然后我还发现了更有趣的设计细节：挂坠“剑柄”部分的花纹，实际上是花体的英文字母，因为它是以螺旋的方式篆刻，所以我相信除了伊万卡自己，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旋转着挂坠辨认出了上面的字母，T.D Ivanka，也就是它的作者唐纳德-伊万卡的名字。这或许有用?我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反正只要任务完成，这枚吊坠自然会成为真威娜的东西。; G/ |4 T3 y3 ^4 p: e  
　　和马修离开的时候，庄园内好像还起了不小的骚动，保安队来来回回地穿梭。会是梅花三吗?我不确定，因为以她的水平应该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但是如果是别的势力进入庄园试图浑水摸鱼，那么局势很容易就会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中午我和马修如约与特朗普共进午餐，饭桌上的特朗普完全没有了前总统那种自信和锐气，只剩下了老爷爷一般的和蔼。他问了我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事，顺便还问了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只能用恰到好处的脸红来糊弄过去，不过马修和特朗普倒是非常高兴就是了。午餐结束，特朗普立马就重新变回那个强势的老男人形象，并且告诉我下午他会让我知道类似于总统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 x# ~2 O. P- D) m( z  
　　这确实是个意外之喜，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特朗普带着我和马修走到了之前的电梯内，用自己的金属卡刷到了第三层。第三层的布局就很接近美国大片里的办公楼了，全透明的区域分割和简易办公室，加上正中间的巨大老板桌，桌上插着一面美国国旗，倒是很有特朗普的风格。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很像那些大企业里的办公室吧，我是按着唐纳德地产公司的布局来改造这里的。在我还是总统的时候，每天来这儿汇报工作的人能超过20个，我可不想住在白宫里边，那里总是有反对的声音。杰克逊广场（总统俱乐部)也不欢迎我，他们情愿兴高采烈地欢迎奥巴马……但是现在，愿意来这里办事的可没几个。不过我觉得，明年会有不少人要到你这儿来汇报工作。”  
　　特朗普冲着马修挤了挤眼，马修也是乐呵呵地应下，毫无疑问，两人已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L3 g' R2 r( m( k6 K, J  
　　特朗普带着我在顶层转了一圈，虽然没有透露出任何内幕消息，但是各路八卦倒是齐全，然而我只是想知道哪里可能藏着比较机密的文件。此时的我还想着挖点重量级机密，这样才能为压倒特朗普的天平加上足够分量的砝码。  
　　但是到了晚饭前，事情又出现了超出我想象之外的变动——特朗普的政敌们提前动手了。; E( J7 s4 X. G. v\* A3 N  
　　　　（9）  
　　事实上我每天都在手机上浏览特朗普派和拜登派的新闻，以求在二者矛盾激化之前全身而退，但是当我发觉到这场预谋已久的政变时，才明白留给我和梅花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和特朗普逛完整个第三层之后，我礼貌地和他告别，但是才出门不久我就听到了整齐划一的踏步声，随后就是枪弹炸响的声音。我霎时间就意识到我必须要跑回特朗普的房屋，并且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拿到重要资料。我不理解拜登一方为什么会这么着急，难道是想先把特朗普逮捕然后再强行搜查他的庄园来达成目的吗？  
　　这毫无疑问在把特朗普当傻子看，他的私人武装和FBI交火，就已经说明他试图拖延时间销毁所有重要文件。他今晚必然被抓，但是无理由被抓之后他反而会是优势更大的一方，得不到任何证据质控特朗普只会显得拜登政府更无能，届时FBI和中情局都会成为笑话。最差的情况毫无疑问是拜登做不满四年任期就当即下课，然后由民主党在推选出另一位总统，最后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被特朗普碾压选票。- z! ^# m2 b4 ^  
　　我的手机打来了马修的电话：“威娜，你有回到你妈妈旁边吗？”; ]/ [, r, C' X7 E\* I  
　　“马上到了！”\* o9 X1 s( S( E3 d  O! E' n7 H  
  
　　“到地下室去，直到明天早上再出来知道吗?照顾好你妈妈！”  
　　电话很快就挂断了，可惜我注定要让他失望了。随即又是第二通电话，是梅花三打来的。0 }\* R\* z( @7 N8 x3 }! S% Z5 h% h  
　　“我混在FBI的队伍里，过会我会以小组攻坚的模式进入第三层。然后你就找机会接应我，这么多次任务，总该轮到我当主角了对吧？”- m( [7 z2 G5 n/ \_' @# j  
　　哼了一声挂断电话，我可不放心只留他一个人执行任务。给依兰发了一条短讯报平安之后，我就跑回了特朗普所在的庄园中心。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边跑边换装，早上刚喷的皮肤喷雾活性尚在，在华国辛苦锻炼的极速变装终于派上了用场，我穿的T恤和阔腿裤被我拉扯掉，露出了内里的黑色战术背心和短裤。随后我全身的皮肤喷雾都开始吸收空气以改变我的体型，我的四肢从细嫩迅速转化为久经运动、肌肉饱满的模样，面部也变成了带疤痕的平平无奇的女兵模样。  
　　另一边，特朗普下令让自己的安保部队坚决抵抗的同时，和马修光速处理掉纸质的文件。特质的碎纸机还加了点火处理的特殊功能，灰色的烟雾从三楼的窗户缓缓飘出，也把还在赶路的我的心提了起来。1 b3 S6 \- {& u+ w  
　　不多时，梅花三混进的突击小队就通过钩锁等装备暴力突破了第三层，等待他们的是早已举起双手表示投降的特朗普和马修。分出两个人把特朗普和马修搜身带走之后，其他人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任何有用的资料；随后进入排墅的我只能在二层寻找可以上到顶楼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瞎摸，我明显能感受到第二层的空间压迫感有些大。按理说第二层的天花板用的是吊顶上嵌的样式，可以显得天花板更高，但是这栋排墅的第二层却反而有些低矮。  
　　我怀疑第二层和第三层之前存在着夹层，但是刚刚那种压迫感在我走出那个房间时又消失了，不敢确定的我决定去别的房间再试试，但是这一犹豫却把我和梅花三推入到更深的险境当中。  
　　此时距离特朗普的庄园被暴力突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被枪毙”、“特朗普被FBI带走”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我本以为那些政客还会留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却万万没想到，还没有拿到任何重要文件的政客们已经打算把所有的目击者用遭遇恐怖袭击的理由全部“封口”了。  
　　当我正式确认二楼和三楼之间有夹层时，所有强行闯入庄园内的特警和士兵却开始统一撤出核心区的排墅，随后另一队人马则是移接前一支队伍在庄园中逮捕的所有人，并将他们锁死在排墅大厅的第一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试图在地下室避难的依兰，还有前一天晚上参加晚宴没有回家，被安排在客宿区的其他客人。当他们看到那群打扮的像恐怖分子一样的士兵们将一个巨大的炸弹搬进客厅时，便像掉进水里的金属钠一样沸腾了起来，求饶者、咒骂者、漠然者、祷告者，死亡前的众生相端的上是精彩纷呈。  
　　我在二楼的隐蔽角落等待着那些人撤出，而三楼的梅花三也是在打晕小队里的所有人后，等待着我给他指令打破三楼的地板。' s0 N/ i' A9 [+ M  
　　楼下的“恐怖分子”放下定时炸弹，然后朝天花板开了一枪。枪声一响，那些吵吵嚷嚷的倒霉客人们都像被掐住了喉咙似的没了声响。那个领头的人对着特朗普缓缓说到：“现在说出那些文件在哪，还能活命。”  
　　然后那群客人们又像抓住了最后的活命稻草一般央求起他来——原来在死亡前，众生确实卑贱地犹如蝼蚁。然后他们就被马修如同震雷一般的说话声止住了自己的口：“都TM把你们锈掉的脑子动一下，他们都打扮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奢求他们留你一个活口?”  
　　特朗普朝着为首者露出一个讽刺的笑，然后阖上了双眼，不再说话。1 M# f# }, |- w  l( g  
　　大厅倏地又安静下来，只剩下女人低低的哭泣声。  
　　那个只露出一双鹰隼似的眼睛的“恐怖分子”似乎在头套下露出了一抹笑容，然后对着所有人说到：“女士们，先生们，好好享受你们生命最后的三分钟吧，愿主与你们同在。”说罢，他按下了倒计时按钮后跑出了大厅，滴滴的声音和计时器上冒出的红光毫无疑问成了所有人的索命符。  
　　人群又开始躁动，然后被马修低声喝止，最后不在有人出声，开始沉默或者祷告。& o  h6 D- j/ q1 |  J2 ~/ P1 K  
   （10）7 o6 z% X( c: l; o( P  
　　3分钟能干什么？我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梅花三能够得到三楼地板下的秘密文件，然后我用自己半吊子水平的拆弹技术解决这颗当量不小的定时炸弹。这样特朗普的maga势力能被制衡，让拜登政府不至于一家独大。0 [. e) u+ \' Q: X  
　　然而世事总不能如愿，当我从二楼前走廊一跃而下时，所有人都将我当成了救世主，可惜我并不是。  
　　我对着这颗炸弹炸弹左瞪又瞧，愣是没从它的章法和布线中看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唯一能确定的是，炸弹的左右两侧各有一种不同颜色的液体沿着细长的管线朝着炸弹中心流淌，当这两种液体炸弹混合在一起时，一楼屋子里的所有人都会玩完。更糟糕的是，哪怕我现在捧着炸弹想办法到三楼，从梅花三突击进来的口子把这颗炸弹扔出去，以这玩意的当量依旧可以炸毁排墅，到时候一楼的倒霉蛋们都会被坍塌的墙面压成碎末。  
　　我不敢动别的线，因为我对别的线的效果一无所知。流淌着不知名液体的线自然也是不能剪断的，毕竟制作炸弹的人不是傻子。好在我想到了一个取巧的法子，将自己背包里所剩不多的皮肤喷雾取了出来，然后对着流淌着液体的管线喷了上去。我掏出了手机对喷雾下答了膨胀延伸的指令，但我不敢将伸缩的倍率调的太大，毕竟管线的延展性再好也是有极限的。指令下达的瞬间，流淌着液体的管线像是活了一样被拉出了两倍多的长度，而且宽度也有所延展，流动着的液体的速度霎时间就降了下来，让我狠狠松了一口气。! W% a, @  B3 l7 K% @8 y  
　　但是我的耳边又传来了梅花三略显焦急的声音：“Queen，保险箱找到了，但是和地板嵌在一起，用的还是老式的齿轮解码，保守估计要15分钟以上才能解开。”! q# ~1 U8 Z5 v, M, Q# n2 @  
　　我的心头又是狠狠一紧，即便是依靠皮肤喷雾，拉长的管线也没法把时间拖到15分钟之后，因为管线的韧性远远低于喷雾，盲目拉长只会让炸弹瞬间爆炸。8 \1 v8 y6 r9 p6 z# I/ |  
　　更糟糕的是，现在问特朗普密码他也不会告诉我，因为当他销毁了三楼所有的文件而且理智地拒绝那个“恐怖分子”的“招安”之后，怕是已经心存死志了。我把所剩无几的喷雾罐放到桌上，垂到裤边的手接触到了一个硬硬的小玩意儿:是那个玫瑰与剑的吊坠！脑中灵光一现的我拿起手机对梅花三说到，你试试密码：T.DIvanka。反正只试一次也不会损失多少时间，索性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多时，手机里传来了梅花三惊喜的声音：“Queen，成功了！保险箱里只有一个u盘。要不要现在就想办法来三楼逃出去?我突击进来的时候用钩锁和铆钉枪在三楼的窗子上开了足够大的口子，够我俩跑路了。”  
　　“不，特朗普还不能死。时间还够，我有一个更刺激的计划。你带了皮肤喷雾吗？”4 e; \_\* U/ S% K  F4 K6 s\* D  
　　“带了。”梅花三回答道。  
　　“给天花板开个洞，然后在地板上喷满皮肤喷雾。动作利索些。”' X" y& K+ |- G\* D; l  
　　随后我转身对特朗普说：“喂，老头，还想活命吗？”  
　　特朗普睁开了眼笑道：“当然想，阁下有什么妙计?现在距离三分钟只剩不到30秒了。”  
　　“我想办法延长了炸弹的起爆时间，所以你们还有起码5分钟可以活。”5 a) [& `& T' M7 ^( T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到有心脏不太好的人昏过去的声音，甚至还有淡淡的尿骚味。0 a, F' j! r& g/ i: x7 p; o+ p# m- ?  
　　“特朗普先生，我可以带着炸弹从电梯到三楼，并让它在三楼引爆。”) i7 x3 f+ J3 K$ e4 m( |( f9 k  
　　“设想很美好，但不论你是让它在三楼引爆还是扔出三楼的窗外引爆，它的威力都足以毁灭这栋排墅，只不过是早死还是晚死的区别。但是，”他顿了下，“起码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劳驾，给我松个绑吧。”  
　　我割断了紧缚住特朗普身体的绳索，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然后朝着电梯口走去。我并没有扶他，因为我双手需要平稳地端着炸弹。特朗普走到电梯口说到，“去三楼。”" d3 ^4 s8 Y. \2 I' q  
　　“请语音输入秘钥。”冷冰冰的电子音响起。  
　　“T.D Ivanka。”# l% D1 n+ i6 G  
　　电梯门应声而开，我捧着炸弹走入了轿厢，只听到特朗普在我背后说到：“预祝阁下，武运隆昌。”7 f) |$ b$ \_! K8 T  
　　……  
　　电梯运行的很快，我心如止水地看着两根被拉长拉宽的管线内的液体慢慢向中心蠕动。不一会电梯门就开了，被折腾地七零八落的三楼正中央站着的正是梅花三，还有地上被她打昏过去的倒霉特警队友们。  
　　我走到梅花三面前，把炸弹平稳地放到喷满了皮肤喷雾的地面正中间，随后用控制器控制地面上的喷雾以“田”字的形式分成四面膨胀，炸弹便在田字的正中间四平八稳的向上升了起来。  
　　眼见着炸弹管线内的液体还有一分钟左右就要爆炸了，我便放开了托着炸弹向上涨大的皮肤喷雾的膨胀限制，最后和梅花三走到了排墅三楼的豁口处纵身一跃——覆盖在我和梅花三身上的皮肤迅速涨大成圆球状将我两包裹起来，形成了完美的安全气囊。两个圆球在地面上蹦跳几次后终于因为刮到尖锐物而应声破碎，在气囊中的我和梅花三趔趔趄趄地落地回头，远处的排墅顶楼撑起了出了几个个类似于泡泡的淡黄色膜，而且依旧在不受控制地向上方和两侧尽力纳入空气使其涨的越来越大，最后发出了“砰”地、雷鸣般的巨大声响。被拖举着的定时炸弹因为“泡泡”炸开而飞向天空，随即发出了更大声、更明亮的炸响，震地我耳膜生疼。& L" t& T  |' {0 b  
　　梅花三靠过来说到：“你看这个炸弹，像不像庆祝我们两个任务成功完成的烟花?”$ }: U/ c& A2 n% |. L  J3 V5 Y  
　　“……”; S3 @; ~; N: D3 T  
　　“别闹了，我们还要赶回去给威娜上心理暗示呢，不然这个故事就没法自圆其说了。”  
　　“什么心理暗示?”3 C% b" p4 f' h: Y! m$ s: I! T  
　　“一个想当总统的梦想罢了。”  
（11）+ B( E; ]5 q, S" f8 ?" M  
　　让我们把时间线放到定时炸弹响起后的那一天晚上。  
　　所有人都以为唐顿庄园的核心区域已经成为了历史，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公开发表声明称“FBI此次行动严重侮辱了宪法尊严，必须要有人要为自己父亲的死负责。”  
　　以为自己的家族成员死在唐顿庄园的各方势力随即发声向民主党施压，要求严查此事并且派出救援队迅速搜救。在双方扯皮之下，两个小时后搜救队终于冲破了FBI的封锁进入了唐顿庄园。; V: J\* i# X4 H3 Y0 ]2 r! [  
　　实际上那些冷血的家族和政客们都已经想着如何瓜分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和民主党扯皮也只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当搜救队带着除威娜外的所有人驶出唐顿庄园时，很多问题就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这当然不包括悲伤的马修和依兰，因为他们的女儿失去了踪迹，她甚至没有被“恐怖分子”们带到庄园正厅。  
　　历经生死又担忧女儿现状的依兰是最早晕过去的，戏剧性地是她和自己的女儿被安排在了一间病房，所以当马修进门看见另一张床上躺着的威娜时竟然生出了一种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 {\* ]- o5 v& m: S  
　　……+ ]( M# n4 q  ~/ {, K9 o: ?) q; O  
　　最艰难的任务已经过去，剩下的便是依靠梅花三在庄园拿到的那个u盘内容搅动风雨了。  
　　很多时候游说不到位，不是因为被游说者的意志多强、底线多高，仅仅只是因为游说者背后的人给出的价码还不够高而已。4 B$ y  {! z- p  c1 W  
　　死而复生的特朗普此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拜登政府眼见着就要彻底倒台，一份文件被悄悄地送到了中立党人摩根-理查德身上。理查德死死地盯着桌子上摊开的三页文件，连自己胸口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都浑然不觉。作为摩根财团的政治献金代理人，他在去年的政治投资上押对了拜登，但是今年特朗普的呼声一路高涨，理查德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s6 \0 t! E9 n) @1 E+ q  
　　特朗普庄园的武力冲突让理查德一夜未眠，直至这份文件送来之前他都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要到此为止了。《关于波音公司和唐纳德地产的股权互换以及对赌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时间是特朗普参与第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实际上，像这样的政治献金和对赌协议极为普遍，但是核心问题在于它实际收受的金额和对外公布的金额差距过大——这件事在平时可能掀不起什么风浪，但是现在却可以拿来大做文章，最起码能够通过质疑特朗普前总统来源的合法性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顺带着拯救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知道一旦做出这场豪赌，自己就会失去中立“投资”人的身份，但是毫无疑问，雪中送炭的举动能让他在民主党一面走到更高的位置。\* ]6 J$ h$ R& o; ^" k  S7 z6 u$ r  
　　“咕噜。”  
　　理查德抬起了头，望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美艳女人，不知是因为这份协议还是女人，他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B# B" Q5 j' p6 u\* d" V  
　　“做出决定了吗？”我望向理查德露出了一个妩媚的笑，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还有浓重的黑眼圈，恐怕是为了最近党争而苦恼：“天上的馅饼只有一次，下次再有，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哦。”# `. c$ y+ X& d6 x7 R/ ]% `; u  
　　理查德颤颤巍巍地抽出摆在桌子上的纸巾，用力的地掖了掖额头上沁出的汗水：“那么，我要付出什么呢，这位……Queen女士?”  
　　“当我的狗。”我眯起眼，然后隔着低低的桌面撑起了身子，露出了深邃的乳沟——这具完全依靠AI捏出来的身体完美的满足了我对“脱衣有肉”的性感需求，胸和臀部在合理范围内都调整到了最大最完美的状态。（说句实在话，变装成这样身材的“Queen”是头一次让我在镜子里对着自己勃起了，好在梅花三没有察觉，只是酸酸地对我说要准备一身男皮来教育教育我这个烧鸡，天哪，她都是从哪里学来这些词的！）9 W9 y0 Y\* a\* U5 A3 i  
　　我走到理查德坐着的沙发前，将我被黑丝包裹着的、形状娇俏可人的脚按到了他的裆部：毫无疑问，这个已经被美色和权利冲昏了头脑的男人已经彻底沦陷了。我用脚用力地碾着他彻底硬起来的裆部，直至他有些忍耐不住，才坐回沙发将自己的包臀裙提了起来，露出了被黑色蕾丝内裤包裹着的阴阜：“要是敢射在里面，我就把你送去做妓女。”. I0 G- K4 A! A( y0 P( \' w3 F$ F  
　　精虫上脑的理查德哪还顾得上这么多，当即提枪上阵，捏住了我丰润的乳房大力抽插了起来。可惜他本身就疏于锻炼，最近几天还几乎没有休息，居然在这个美艳的女人身上逐渐失去了意识……( `/ h\* Z. g! t- s( W  
　　“真是个废物。”  
　　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推开门走进来的梅花三说的。把门关严实之后，她压根不管在沙发上不省人事的理查德，就将我压在了沙发上的另一侧。7 Y2 C+ F" ^/ A$ s8 v) P& C2 T  
　　“喂，梅花三，现在还在执行任务！”我竭力掩饰自己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神色，对她低声呵斥道。) M( c\* J$ c5 L( D  
　　“不，任务已经结束了。”, Y+ u2 g9 G& \0 ~: T  
　　她现在身上穿着的人皮数据只是来自于几名普通的美国美女，穿着的是常见的美国精英律师的职业装，搭配上一副方框眼镜，显得知性干练。但是任谁也想不到这位美女的胯下居然藏着一根粗大的肉棒！当她直接从我背后压上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根带着热量的硬物直接抵在了我的臀部。  
　　“喂，梅花三，这又是什么东西?”  
　　“当然是我的鸡巴呀小美人儿。”梅花三贴在我的耳边笑着说：“价值1300美元的高仿真双头龙，可以震动加热、模拟喷精，搭配上皮肤喷雾，肯定可以让你乖乖当我的小女人！”  p6 F+ U( D, \_  
　　“你怎么可以拿喷雾干这种事情！”  
　　“别挣扎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也很想要对吧？”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趾丘处，里面藏匿的正是被我压紧的阴茎，然后慢慢地揉动起来。我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舒适感在我体内升腾，当她的手揉捏我的乳房时我感觉自己就是真正的女人，但是阴部龟头处传来的快感又属于男性，她熟练的手法让我几乎沉溺在这种波浪般的刺激中无法自拔。0 t$ D; o$ e6 v5 E( l/ E# w9 s  
　　然后，她就把她的“阳具”顶在了我的菊穴处，我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低声下气地向她求饶。  
　　“拜托，有真玩意我为什么要去插你做的假阴道?”  
　　她把手探进我的假阴道，然后将带出的仿真淫水涂抹到自己的阳具上，慢慢地顶进了我的后庭，我只能尽量深呼吸以放松自己的括约肌来减轻自己的痛苦。2 c. w9 C$ o8 C9 @% Z  
　　实际上仿真淫水的润滑效果相当不错，梅花三的动作也很轻柔（因为这是双头龙，如果用力过猛她自己也会不舒服），我很快就熟悉了她进进出出的节奏，转而开始享受前列腺被撞击的快感。梅花三见我的声音变得柔媚起来，更是兴奋地在我肥硕的臀部拍了一巴掌，然后开始揉捏我的阴阜，双重的快感让我主动扭动起自己的身体以渴求更深的进入。2 n2 N+ j$ P2 V. ?# |# s& C  
　　然后梅花三的手触碰到了我的尿道口，她用力地撑开那一层仿真硅胶，我那根被牢牢困住的阴茎虽然无法取出，但是龟头却迅速充血顶开了阴唇的上半部分。  
　　“Queen，你的阴蒂，似乎要格外可爱一些呢。”0 v# v5 ]9 ]\* L% ^( n  
　　“梅花三，等我……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惩罚……你……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灵活的手指头就开始扣弄我裸露出的龟头，我感觉我的下身仿佛又两团火在烧，龟头和前列腺那种集中于一点的快感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时，即便是训练有素的我也免不了像荡妇一样开始浪叫，以祈求身后的人赐予我高潮的来临。  
　　梅花三的身体素质比我更好，更何况我是双线作战，没过多久我就落入了下风，最后在她的大力抽插下，白浊的精液因为我的阴茎被束缚的缘故，一小股一小股慢慢地淌出，将我的黑丝染上点点白精。5 \0 `+ i5 n7 R  
　　可是梅花三的人造阳具依旧没有满足，在我的哀鸣声中很快又一次插入了我的菊花……直至天色将暮她才意犹未尽地停手，然后将假阳具里的人造精液喷在我的脸上和沙发上。浑身无力的我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然后挣扎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虽然是在她的搀扶下）。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后，我和梅花三迅速开门消失在了黄昏里。2 G$ ?0 D" D- z' A0 w  
　　  
　　“理查德先生，为了保证你的忠诚，我将你的精彩运动过程做了录像留念，祝你好运。      你的主人 Queen”